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一百三十七回 古佛今佛兩窟俱空 君囿臣囿四靈威集

文麟統帥出關，沿途曉行夜宿，各衛所隨護，各宜撫寬慰司辦差。行了六七日，已入內蒙古旗地。內蒙古國俗，最重喇嘛。自天順間賓服之後，貢獻往來，頗為恭謹。前後素臣出師，亦因喇嘛煽誘部落中有萌反側者。達賴出丑，素臣班師不與蒙古作難，十分感激。故此番喇嘛復與要約，盟盟長台吉不以為然，因素來供奉，勉強允從，其實並不出力。大兵過境，傳說是首相文公之子。隨徵話將軍中，夾雜十數美婦，又是前次文相營壘之人，個個武藝高強，爭先敢戰。達賴覆國未遠，沉值中朝除滅之時，這回懲創自比前更加利害，邪術已窮，徒取死於戰陣之間，豈不貽羞我蒙古乎？盟盟長台吉意見相同，均無出兵之志，番僧催促甚急。一日，有兩部盟長在大營門外求見，通稟進來，一名李羅興額，一名阿冒阿，傳命人見。文麟坐於氈帳之內，成全、伏波、鬆紋、韋忠拔刀侍立，男飛卒十人排立帳外，兩旁交刃以俟。春燕、秋鴻、嬌鳳、小鏡女飛卒十人，擁立坐後。二人進得營來，各營棚兵士，皆露刃站圍，早已嚇得抖戰，氣喘汗淋，欲前又卻。剛到帳前，一聲么喝，更是戰慄。只見領著進來的，望十把雪亮大刀之下，鑽了進去，只得按定心神，鞠躬而入。看那兩旁，站著雄赳赳、氣昂昂四員戰將，威風凜凜，不由得跪下去。四叩起來，瞧見中間坐的，卻是一個白面書生，背後許多美女，情知主帥慈祥，尚可從容稟說，遂把心裡一塊石頭放下。

文麟業已起身，出位答揖，滿面陽春，藹然和易，拱向左旁所設行椅上坐下。二人辭了又辭，方敢告坐。文麟復位問道：「二位盟長皆世奉北番，習知北俗。請問喇嘛之教如何尊崇，究竟有何利益？本帥此來奉命除邪，至於內外蒙古與天朝歲時往來，自天順以後並無違言，斷無無故加兵之理。二位說明紅、黃二教緣由，及人心國俗從違、向背之故，本帥還要請教。」

李羅興額起身答道：「自天朝天詔書出關，咱家宣佈，民間無不喜悅，指望千餘年大害一旦除絕，無論城郊遊牧方，都感激聖君賢相之德。只是專奉已久，徒黨太多，民間之勢又不相敵。前日咱們各旗盟長，與四十八位台吉，七十二位紮薩克，彼此相約，近者會商，遠則信函，將此事議過，迄無全勝之策，是以遲疑耳。至於喇嘛一教，本由印度傳入西藏，分出二支，就是紅教、黃教。彼處渲染已久，俗尚腥羶，北宋時始輾轉而至蒙古，趨之若鶩，幾乎通國皆化。天牖大元主中華，百年之後復歸北漠，於是中國聖人之教，孔孟之書流傳塞外，始與佛教互證，灼見其非。近百年來，國俗大半已變，彼教漸衰；就是西藏、印度，當日已為元朝外藩，帖木兒駙馬以亦聖教變化腥羶。迄今佛氏也稍殺其威，不過積重難返，並有天方回別創教名，與聖教一樣擁擠。佛氏所以逃於釋者，半歸於回，而聖教反覺力弱，不能除之也。咱們蒙古回教不至火盛，如欲除佛，必並除回。奈此去西行，一過哈密古城烏魯木齊，便是西藏，回勢蔓延，深恐開釁。故民間雖惡喇嘛，也只索吞聲忍氣，受其荼毒。通計喇嘛不下五萬人。除天朝齋糧金帛數十萬之外，還只是攪擾百姓。蒙古地方苦寒，土少沙多，開墾之地無過十一。民間種些豆麥，六成供佛，二分輸租，剩下的如何夠得一年食用？養幾頭牛馬犬羊，又時常來要去了。更有說不出的事，養下兒子都要認他做佛爺，一經認過，世世代代要認下去，名為佛子、佛孫。實則認了他便要去孝敬他，一生辛苦所得，自己不能過活。娶了妻子更須去討佛種。愁煩怨苦心裡耐著，口裡卻說不出，那一個真心皈依他的？今幸天兵到此，他的勢欲敢要沒了，福氣也享盡了。據咱三人所見情形，料定蒙古沒有一個人助他抗命的了。那年老太師統兵出關，達賴挫辱之後，日想報仇，後來聽說老太師請除佛、老，觸了上皇的怒，把撒馬罕獅子來嚇他。老太師果然大病，才放了鬼，說老太師從此退休，喇嘛衣食自不該絕。庫車城內有一大寺，供養活佛一尊，終年坐龕，受眾喇嘛朝拜，又叫百姓頂禮，鬼鬼崇崇做得毫無破綻。凡是有錢的去燒香，喇嘛宣傳活佛之命，要他施捨多少就是多少，派他捐助若干也便若干，不敢一些違拗，說不依活佛是犯彌生罪孽，要受諸般苦惱。故財主、貴官一心信奉，毫不疑礙，都想昇天之日帶他去做佛子哩！其實這活佛便是達賴私買了一個回婦帶來的前夫兒子，達賴看他相貌好，一直密室中關著，養了七八年，從不見過天日，經過風雪，每日兩餐，專以羊肉白米飯詞之，養得肥頭胖耳，面色白貳，眼黑唇紅，約略有十六七歲，然後在寺後造一暗殿，不通天光，把他坐入龕內。先期造謠貼招說：『活佛某日降世，通國善信有緣者均來施捨。』到了那日，眾人要候活佛臨凡，他又言佛厭迎接之煩，故先夜已至，急令進內膜拜。眾人被他瞞過，舍出金銀，堆積如山，登時又發大財。彼時達賴受辱，歸與活佛商議，聞得差人晉京投奔安閣老，哭訴情由，以文相一日在位，喇嘛性命一日不保；文相一日在世，喇嘛魂夢一日不安。要出一條毒計結果老太師爺。安閣老與他夫人范氏計議，密稟上皇。上皇傳太醫進去，吩咐如此如此，詎意天子算到，早請大醫每日診視奏復。上皇此計不行，然後將秘器等物賞賜，內藏毒藥，待老太師爺自己取服，暗令廖、冒二監用心侍察。不料老太師爺是個聖人，本具卻色本領，那裡肯吃著藥？七年之中，白白費了心機。上皇哀詔下來，已知此事不妙；及番僧被逐，朝廷主意業經揭破。彼教中人以謀害結怨老太師爺，必不見容，不止除滅中原佛教，故勢洶洶，合五萬人，都要與老太師爺拼個生死。波等自知障眼幻法不能相嚇，無非倚恃人眾而已。目下元帥所統精兵，不比尋常行伍，但恐不敷分遣。惟有攻破要害，使之亡其主腦，然後收其羽翼，方為上策。西藏以南，佛氏已微，惟印度國俗未變，所以雲南境上安然收滅，而關外暹羅、緬甸未曾聞風畏懼。元帥但統全師拔取庫車，則蒙古部落中喇嘛皆可驅除。民間受害極深，乘此機會無不向義，不待天兵分剿，僧類已絕。然後由盟長台吉等按照條款，妥籌善後。元帥領兵南下，直至印度，廓清釋迦降生跡，此一道同風之治也。印度南面距海，西北界愛烏罕、波斯、天方等國，回教大行。錫蘭一島，孤懸海中，而附於印度。聞大元帥經路東南洋，將來元帥攻克印度，大元帥由海道進師會剿，必能成功。印度一清，則諸國響應，回教自無所憑依矣！」

文麟虛懷延納，將素臣教令之言，一一相證，頗覺吻合。因道：「盟長熟悉情事，言言洞中。本帥所以不分兵而進者，原欲攻其巢穴耳。但大漠以北，藩部既多，設有受番僧籠絡，起兵抗命者，何以為備？」李羅興額道：「元帥儘管放心，諸部盟長，斷無為番僧助者，咱二人願以家屬為質！」文麟道：「此處離京未遠，本帥明日移師，煩二位回旗，分差頭目，傳知各旗，於十一月初五日，在燕然山取齊。本帥與各盟長，取出國書，申訂舊約，斬牲歃血，重為盟誓，以敦信義。燕然為諸盟適中之地，期會而至，該不甚勞也！」二人鞠躬聽命，當夜辭歸。文麟自此確知番僧虛實，胸有成算，緩款而行。

每至城郭部落，留駐一兩日，命成全、伏波、雲北，督操士卒，隨時休息。塞上奇寒，風號馬嘶，馬疾草枯，正是盤雕天氣。蒙民望見軍容，歡喜踴躍。一日操畢，有土謝圖頭目請於營外，願導將士遊獵。文麟許之，成全等十四對夫婦，皆跨馬，講鷹而出，蒙民婦孺老幼，觀者塞途。至夜，大獲而還，獻禽飲至。命雲北、以神將所獲禽獸檢點，勻分十四堆，各人謝賞歸營。文麟只取兩對雉雞、一隻斑鹿，請雲北、以神同食。

次日拔營，成全、伏波二隊當先。行未十里，忽有數十僧人，大刀闊斧，從林中跳躍而出，橫截後隊，直撲文麟馬頭，七八斧頭砍將過來。是時只有鬆紋、嬌鳳兩騎，緊護左右，文麟大驚，急掣寶刀抵擋，馬往後退，幾乎跌下。鬆紋取出腰間雙錘，奮勇迎敵，文麟趁空閃避。嬌鳳亦撥出雙刀，殺將上去。僧眾便舍鬆紋，直取嬌鳳。嬌鳳雖係岑氏之女，武將世家，自幼學些拳棒。鬆紋在廣西時，又用心傳授手法，能使雙刀，卻不比鬆紋天生勇力，未經戰陣，終嫌怯弱。數十個惡僧，執著長兵，如牆而至，早已招架不住。鬆紋回馬相救，正不開交，前面韋忠夫婦，後隊男女飛卒，兜殺過來，方把僧眾穿綽得七零八落。二人見有救應，膽氣驟壯，並作一陣廝殺。前後兵士，搖旗吶喊。文麟定神，勒馬觀陣，只見韋忠、小驢兩桿神槍，你橫我豎，不住的舞動，宛似濤飛白線，星落寒芒，攪得番僧沒處躲閃。鬆紋兩輪銅錘，從旁插入，竟像雷公錘擊，馳驟於疾風猛雨之中，當者登時腦漿迸裂。

眾僧見勢不佳，個個反走，不防四十把飛刀從天而下，免起鶻落，數十顆光晶晶、油滑滑的肥頭，大半向草地上亂滾。眾人殺得高興，拍馬上前，直趕到一座山崗之下，把逃走的一齊收拾乾淨。文麟注視地上，見一大堆肉醬，不覺惘然感歎。良久，眾人都回，遂復整隊而行，因此耽擱。成全、伏波先到土謝圖城，安營已畢，後隊未至。雲北、以神兩軍本從別處抄出，日落亦到。諸將至黃昏，始各著急，成全上馬，率二十騎，從原路追探，行十餘里，甫與韋忠、鬆紋相遇。連主營紮定，已是二更，草草安息。次

日，土謝圖盟長，帶領台吉、頭目十二人，詣營向文麟請見。

因問僧民情，果然決撤。遂令將昨日斬番僧屍首，飭人埋葬，並催赴燕然，不得後期。盟長應諾。次日，文麟留雲北、以林兩軍暫住，向盟長要了五百旗甲，沿途護衛，並作鄉導，因此至此燕然，尚有三日，都是戈壁。部落星散，並無城部故也。自此安營之處，蒙兵紮作外圍，請將徹夜守備，不敢安寢，倒也無事。

原來這日番僧全數被誅，遠聞知，均畏大兵如虎，旗兵允助，遷延不出，明知力不相抗，便不敢動。並有數起，探知土謝圖城有官兵駐紮，私來納款。雲北、以神許期還俗。當合古吉、頭目等，查造清冊，歸入善後，分別辦理。到燕然大會之日，共有納款番僧八千五百名矣。

十一月初五日，文麟與內、外蒙古諸旗盟長，歃血訂盟，共有七十八旗，阿爾泰山以東部落，無不在會。遂定於初八日拔營，進徵庫車，各盟長願以兵從。文麟恐番僧生心，概行辭卻。差文忠、文信趕回土謝圖，知照雲北、以神。從西路兜出，會於庫車城下。各旗盟長但令勿出一兵救援番僧，俟庫車捷報，各就所轄城郭，遊牧地面，將寺院封禁，僧徒還俗，按狀章程行事。庫車僧眾共有一萬一千二百名，城內城外寺院十六七所，均已住滿。

達賴要約各旗，滿想天兵渡過戈壁，處處梗塞，盟長、台吉等，世受佛庇，與他叔伯兄弟班輩，自能出力，所過之處，官兵必以受創，勢不能逕至庫車。故人數雖多，恰無防備。其人大抵由別城寺院而來，自謂折衝禦侮之任盡旗兵，樂得暫避鋒鏑，教小輩喇嘛皆慫恿大喇嘛往依活佛，以至聚這許多。

及探聞各處並無交仗之事，暗自疑訝。後又傳說各旗盟長，大會天使於燕然，料有變局，不勝慌急。奈僧徒中可選者，無非拳勇一道，並無衝鋒陷陣之材。從前使過遮眼邪法，已為太師識破。一班女將，個個從青龍白虎、火燄蓮花中，殺進殺出，今日仍來，定難再獻此丑！至於活佛威靈，原係騙人之局，倘被生擒活捉，怎當這些人荼毒？尋思無計，只得日與庫車汗纏擾，逼著要幫著出兵，迎敵境外。

且言達賴一派，世世為可汗焚修無量功德，自妥歡帖睦爾汗歸主漠北，歷桓宗、毅宗以至於今，子孫支派董衍。北至哈薩克，南抵印度，西距天方，散佈數萬里之內，哪一家不是我佛子孫，受過達賴祖宗的戒？如今中國與我為難，安忍坐視，恐我佛慈悲，也無相容之理！寧度眾生莫度人，此語應在今日矣！庫車酋被地髑不過，遂點起城內兵將，在離城十五里堡上扎住。月夜鳴笳，霜晨傳鼓，羽旌風動，霧幕雲屯，倒也十分整肅。

文麟一路肅行，安營處所，只有合吉等迎謁，或派旗兵數隊導行。十五日午後，將至庫車，前隊回報，保上有營扎住。文麟急揮諸軍暫止，自率春燕、秋鴻三路當前，瞭望敵營。二人眼光遠辨毫末，注視半晌。見營中多人出入，恰無一個喇嘛。文麟心下疑惑，莫非部落中，有背盟助賊之人？急令男飛卒十騎上前，探明回報。

原來蒙將私受可汗之命，若大兵到境，首先納款。約期假北，領兵入城，直搗寺院。喇嘛貪而無謀，自可汗允其出兵為助，即不戒備。這班大喇嘛深居方丈，叫徒眾計騙鄉愚婦女人寺燒香，擇其年輕有姿者，閉置窟室，日夜宣淫，幹那極樂世界的正事。單有達賴不敢放心，然亦不能禁約。

飛卒探至營前，絕無舉動，恐有埋伏，不敢蹈險。剛要下馬，只見營內走出兩騎，像是差官模樣，背著黃袱，一個手掣令旗，追上來，向飛卒等問訊，便請同見主帥。

文麟正率成全、伏波，在堡外周圍瞭望，擇地安營。飛卒同二人下馬叩見，自通職名，兩個都是領催之職，一名烏而蒙額，一名和楞布。叩畢起來，復屈膝請安，解開黃袱，呈上文書，關簿冊一本，載明城內外寺院喇嘛數目，及著名作惡者花名面貌，極為詳晰。文麟逐一看過，交與成全，留著二人暫候，一面安營。到晚，復傳二人入帳，細詢敵情，遂作回書，付其帶去。文麟親送出帳，諄囑再四。二人復屈膝告別，跨上馬背，踏月而去。次日黎明，京營兩翼兵亦到。文麟因知敵人虛，便令雲北、以神趕過前面，與蒙古營相望而居。城外寺院有人出來，見兩營白日走動，報知大喇嘛，轉聞於達賴，與活佛商議幾次，催請對仗。

到十七日午刻，雲北、以神營內，騎兵個個上馬，步卒人人披甲，弓盡上弦，刀皆出鞘，大開營門，排隊而待。少頃，蒙營中一聲號炮，旗揚鼓起，簇擁出一隊人馬，直撲右翼陣腳。又聽炮響，塵頭忽起，左邊兩員將，掣著大刀，飛舞而前，約有三五百兵，如潮湧至。雲北督住陣腳，一些不動，兩邊接著各戰。京兵齊聲吶喊，蒙兵遠立不敢上前；京兵移陣略追，蒙兵卻也站住不逃。兩軍相持約半時許，京兵又大聲吶喊，只見蒙兵相顧駭，反身便走，雲北、以神趁勢趕上，絕不抵拒。不上半里，連旗幟都卷了起來，剛進城門，那些蒙兵已是散去，剩得一二十人在前奔跑，正是到活佛寺裡去的大路。城內鋪戶居民，沒有一人逃避，開門觀看，個個笑逐顏開。

寺門已近，二將分撥兵弁，打成大圍，自己抖擻精神，並騎而入。達賴昨夜得可汗回音，知今日開仗，飭這將奮勇廝殺，若不得退官兵，斬首以徇。心下十分僥倖，正在靜候捷音。忽有小喇嘛飛跑進來，說寺門四面圍得鐵桶一般。這一驚不小，登時目瞪口呆。那尊活佛恰在地窖城行樂，達賴進去說知，活佛嘻著嘴還只是笑道：「我不信有這種事！你且在鐘樓瞭望明白，咱們再處。除了一死，諒也沒甚罪過！」達賴急上鐘樓，推窗一望。人頭馬足，如蟻而集，心下十分驚急，隨手引錘錘，亂擊十數下，忙下樓來，到禪堂坐安。

霎時，各院喇嘛都來。達賴不待眾僧行禮，便問道：「中國文太師議除我教，賴老皇帝主持，眾法師彌縫，以有今日，不意老皇帝賓天，文相復用，禪門蹤影絕於中華，并不容我二派，令其子領兵前來，現已圍住本寺。計將安出？」眾僧合十贊佛，說：「佛爺法力高深，神通廣大，這幾個蠻兵，有何難處？」達賴聽見，又羞又急，再三請問。有幾個說：「我輩吃酒吃肉，念唸經咒，已結得幾位大人太太門下，幾個佛種運氣好，選著可汗敦的替修，騙得一世享福，便算是不違教祖的規矩。佛爺那種法兒，盡可使得，大千世界，無非幻想，只幻出些精靈古怪，瘳惡獸物，已嚇煞蠻兵千萬，倒請教徒弟們起來！」達賴再問，更無應者，心裡念急，不禁泣下。

內有達賴同輩番僧，急趨案前說道：「師兄胡尚饋饋若此？昨有土謝圖人來此，自中國出兵，棄釋歸儒者已有萬人。蒙人反顏相向，不肯出兵。個日之圍，如此神速，鬼域伎倆，大都可見！曩年師兄在中華逃歸，適有西藏尊輩東來，言：『天象昭著，紫微星明異亮，文昌光燄千丈，直壓華蓋，主儒道大昌，異端消滅。而華蓋之西，黯然而無色者，得周天一百二十度之廣，連白虎七宿，皆依稀隱現，不可識數，主有非常之變。惟東方斗宿之旁，有三小星光耀倍明，此星下應三寶有滅而復興之象，藏派流傳南洋，轉入日本，或者後起有人。然西域之變，即在目前，運該中絕，不有挽回！』爾時師兄聞言，相對唏噓。還錫之日，向他：『此變約在何年？』尊輩不答，但云：『到時須各自為計！』現在天意人心俱已顯露，正各自為計之日，師兄何必徒作無益之談乎？咱們行輩稍尊，斷難改行，與其罹兵刃之災，不若談但然火化，完我佛門結局！」達賴惘然流淚，嗚咽半響，俯視僧眾，大半散去。

遂定自焚之計，將自己住屋前後截住，令人搬進柴草，與同輩二人，跌坐念佛。舉起火來，霎時烈燄飛騰，三尊如來，並化灰燼。

官兵圍住住院，正在相度地勢，定策進功，忽見火起，遂不及待。雲北、以神各麾兵將，從頭門直入。一路都是些喇嘛，迎著磕頭，殿內殿外，幾乎跪滿。以神拉一人，問他起火之處，叫他引路。那人說話不出，只顧發抖。旁邊立起一小喇嘛，聽以神的話，似已會意，就望前領著進去，只見火勢早已透屋，不能撲滅。幸四面懸空，只此一座屋宇，別無連接，料難延燒。火堆中尚有人跳進，以神上前拉住二人，餘者均與達賴同入茶毘。

諸兵將搜括寺中，從火起屋後轉彎進去，過了兩層房屋，見一石門，鎖鑰甚牢。竭力推扭，小喇嘛道：「此是假門，房有石板，可以轉捩，內活佛所居，平常惟達賴及尊輩喇嘛得入其室，咱們到石板處即止。」雲北、以神忙令引至石板邊，細看石析鑲縫甚緊，並無起落痕跡，逼著小喇嘛開視。只見小喇嘛將腳趾頓了兩頓，石板轟然中裂，下面竟是別有天地。眾人跟著雲北、以神從

石級下去，許多歸女見人進來，沒處躲避，裸體奔逃。眾人跟進石室裡面，婦女更無走處，雙鬢貼壁，蹲著不動，眾人莫不掩口胡盧。但見小喇嘛鑽進人叢，向東壁禪床上跪稟道：「佛爺勿怒，咱是不得已才領了進來的！」以神細看，是一年輕男子，肥頭胖耳，赤著白嫩身體，盤坐其上，像是體重不能動，見了眾人，只是喀著嘴笑個不歇。

原來這寺一年有七八個佛會，達賴養起活佛，每到佛會之期前數日，才與他鹽食，令他骨力硬朗，可及登坐，受人香火，勸人捐錢。平時閉置石室，則斷鹽食，加以補藥，故肥胖無力。這些婦女輪著交媾，宣洩其精，便不脹癩，活佛亦覺受用，樂得享福。達賴見事敗露，與他計議，他卻不知憂慮，樂得一日便是兩個半日，故此時安然聽命，毫不驚慌。

以神心知其故。今五十兵士，守著石室，將這此婦女，逼著穿衣，驅逐出去。自己走出石板，同雲北至佛殿上，傳見領路蒙兵，令帶其婦女，飛報頭目，分別送回。一面傳齊僧眾，各問口供，均稱自願還俗，有家者就此回去，無家者聽候發落，領哨兵帶進殿後齋堂內住著，將門封鎖，禪堂火熄。招進寺門外觀看的人，扒拾屍骸，共計一百二十三具。隨令搬出寺後空地，以待掩埋。雲北率領多人，搜查倉庫，計金銀四百餘箱，米穀布帛氈皮堆積屋內，共是十六間，殿中騾馬一百二十匹，刀棍器械五六百件，均各封鎖，草草處分。正待派撥兵丁，分院駐紮。文麟帶領飛卒四人進寺，雲北、以神迎了出去，各相問訊，暫坐殿外經房內，二人稟訴情由。

文麟亦將城外之事，約略述知。

先是，文麟令二人紮近蒙畜，授意專辦城內，及見蒙軍假北，京營兵直追而去，文麟候至將午，寂無消息，料已得手，遂分遣成全、伏彼、韋忠、鬆紋六飛卒，分五路搜攻寺院；自己帶著飛卒四人，乘馬往來哨探；營內只留十四員女將，三百名兵，留心巡察，以備非常。剛到蒙兵空營口，忽見首惡主僧數名，餘皆望風潰逃，或跪還俗，諸將一如教令，分別處置。未申之交，望城內火熄，成全首先回營，文麟便帶四飛卒進來履勘。雲北、以神說知活佛之事，文麟道：「論起來，這活佛也不足慮；但達賴藉以愚人，番民若狂，久成風俗。留此禍根，難免死灰復燃。不知綁赴市曹，明正典刑，庶足破蒙人之惑，而西藏一帶亦可因之奪氣。宜盛設兵衛，不可疏忽，且待明日行事。」二人齊聲稱善。因再撥百名兵，在石室外守護。

城內城外，均在寺院安營。文麟仍舊出城，盟長以下已經知道，陸續到寺門外迎謁。慰勞感頌，歡聲如雷。文麟約於明日午時，齊集寺內，會議一切。各人應諾，跟送出城。

到了次日，大營女將各隨其夫營內安住。文麟帶男女飛卒八人，三百名兵入城，與雲北、以神同住寺內。盟長以下各頭目漸到，文麟取出善後章程，令其舉辦各事。把石室中活佛扛出來，繩捆索綁，押出寺門斬首，活佛閉目垂頭。男女觀看，擁如堵牆，七嘴八舌，在那裡議論。有的說：「活佛不是凡胎，哪裡斬得他來，臨時他自有變化的！」有的說：「活佛功行圓滿，當兵解，他的血是白的，不是紅的！」誰知兩個兵丁，將他按跪在地，一個掣出一把亮晃晃的快刀，望上一揚，前面一個將頭一掇，說道：「佛爺昇天！」早已輕輕捧了過去，後面的舉足踢，佛身撲倒，熱血進流，氣蒸如釜。看人的人都呆起來，還有不住口念佛的。更有的人說：「活佛本係金剛轉世，屍身總不會壞。」

文麟因有人疑信參半，下令陳屍二日，將首級裝籠，掛於城頭示眾。到了第三日，佛身朽腐，臭氣熏人，城上血水淋下，路人遠避。於是人心始定，曉得佛法是假，達賴哄騙，徒受其愚。自此各安生業，得免於害，人人感頌小太師恩德不淺。

文麟因天氣嚴寒，西域冰雪凝沍，道梗不通，遂定在庫車過年，俟明春西發。這裡蒙古地面，信照中國章程，次第舉辦，另是一番世界。台吉、頭目等時時請教，勢有杆格，文麟更為酌改，以期盡善。庫車以西各部落，自伊犁烏什直至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，南界雪山，兩藏前後，聞風興起。

原來佛教最盛西藏，流入蒙部。自唐初回教大行，已與釋氏分途並轡，上人信佛，不如摩哈麥之多，厝火積薪，其險已甚。此次庫車活佛被誅，土人攘臂而起，與喇嘛為難，絕其供億。平時僧民議案，官府袒僧抑民，已成習慣。喇嘛此時控訴，它反不理，故民間愈有護符，喇嘛恃強，即被毆殺，分屍棄骨，無跡可尋，官府轉以誣告坐罪。喇嘛數月之間，逃出僧籍，私返俗家者不下二萬人，剩下多年老無歸，淫凶積惡天，勢窮力蹙，又乏供養，死了許多。

文麟身住庫車，風行西藏。次年正月將晦，差人進關，回京稟報；並於家書中，稟請素臣轉達天子，飛檄雲、貴、四川邊界鎮將，嚴密防堵，恐藏中喇嘛因本處窮蹙，竄入關內。素臣早已料到，十月內即有寄諭出去，以故云、貴等省，並無一僧款關。二月望後，文麟差人探路，打量冰雪已融，擇日移師西向。

一日，庫車盟長等遊獵回城，有兩個大木籠鎖著異獸，獻於文麟。文麟看是獨角牛尾，知係麒麟，暗想：此為仁獸，希世之瑞。佛、老既除，應運而出。又與己名恰合，歡喜非常。蒙古人原未見過此獸，因是稀奇，故獻天使。來的恰是兩員章京，見文麟喜溢眉宇，料非常物，回報盟長。次日即來慶賀，文麟接見，告知麒麟出典。盟長舞蹈拜頌，歎玩不置。文麒麟因是國制未除，不便設宴酬答。

過了幾日，京中批奏已轉，知文龍到日本，與文恩籌辦僧寺善後。豈知那年僧徒敗後，東京寺院早有改建書院義塾，敬亭已到，規畫井然。遠近聞風，僧勢大殺。文龍擴而充之，由是舉國絕流絕跡。五月初即帶兵出洋，將南洋各島凡有僧寺之處，一律除絕。錦囊、於公、聞人傑相助為理。事事顧成，不過旬日，而荒島野香，咸知感化。具奏到京，大意謂：東、南洋大致粗定，惟佛教緣起在印度，釋迦降世，厥惟錫蘭。擬於三月末、四月初，率師船西渡，請旨飭下西征軍營，取道崑崙，越雪山而南，會師印度，相機夾剿。

天子覽奏大喜，召素臣面議，知照文麟，擇期西發。文麟接旨及素臣手諭，又是大喜。厚待差官，修好書奏，派定差弁四人，兵丁二十人，另僱長夫六十人，把兩隻麒麟扛抬起程，隨同來差晉京。一面整束行裝，叮囑蒙官，擇於三月十五日祭旗首塗，望西藏進發。果然，一路傳聞喇嘛之勢已是衰極，幾個老朽不足為慮，遂不停留，只將善後事宜，囑咐沿途官府，委速照辦。

五月十一日，已抵東印度界內，將近恒河，在巴哈爾駐營。忽有緬甸人同中國差官投遞文書，始知文龍於南洋肅清後，命錦囊、於公、寤生、長生分率師船內渡，一由暹羅湄南入口，一由緬甸怒江河入口，辦理兩國之事。

暹、緬本與安南同修職貢，奉行惟謹。下令國中，兩月之內，敝俗悉除，寺觀民所藏金銀銅佛像，盡繳官庫，國王飭工熔化，所值甚相，就充各項善後經費。暹王檢得最古金佛八尊，鑄成自己生像，並錦囊金像，度諸寢殿，以志除滅之功；緬生亦制碑文，鑄於京城最高之山上，石壁之間。但以逼近印度，後將復起為念，憊憊文寤、文長，進規印度。二人以未奉文龍之命，不敢擅允，故托詞哨探，請其派人，同差官取道阿喀喇，渡河偵訪，因達文麟之營。

文麟得書傳問差官，晚間在營，與成全等商議。因言：印度風俗大異蒙古，信佛之人，不事力作，其蠢如牛，其丑如豕，唸經化再齋，終身不肯他務。國中拓地五千里，五王分治，政令不齊。挽回人心，佈置善後，非可速效。錫蘭既係佛氏貽元，拳然一島，或能以兵力克之。彼處拔根搜窟，然後印人知佛無威靈，自能漸悟。猶之活佛授首，而全蒙之民，皆洗心革面也！

於是定計留兵，合男女二十八將，分作五路各詣其國王妥議。一面差人取道緬甸，飛咨雲南巡撫，派州縣教佐有才於學問者二十人來此，創行興養立教之法以佐印官之不及。其民間婦女信佛迷惑者，並責成女將，分投勸導，寬以時日，始有成效。倘錫蘭早平，禍根斬絕，或不需歲月，已可轉移，更為幸事。

諸人領命而出。

次日，派雲北住北，以神往中，成全夫婦往西，伏波夫婦往南，韋忠夫婦往東，帶男女飛卒四人，分路而去。自己領著鬆紋、嬌鳳，於十五日同來差過了恒河。起早行五日，到怒江下船。文龍已先期駛至檳嶼，是日文麟繼至，只見文龍坐船，泊在島外，離船三四丈，水不起浪，船旁似有巨物夾住。過船相見了，各道近事，乘間問起。

原來文龍周歷南洋，一日，正出海峽，其地為暹羅外衛盡處，番語稱日息為，忽然舟重不能行，海師錯愕，以為觸礁。及文龍

出艙船視，不禁駭絕。船中諸人，爭先觀看。內有水手道：「十幾年前，成化帝被困海島，文老大師救他出來御駕回京。御舟有兩龍背負而行，那時咱在船上親見的，這是大吉之兆！」文龍聞言，即忙在船頭叩祝：「如是曩日神龍，俟功成之後，隨我回京，以備宸遊玩賞。現在世際唐、虞，雖無豸龍世官，液池游泳，亦暢生機！龍如有靈，請為煦朝瑞應可也！」兩龍待文龍起來，昂首掉尾，意似許可；自此常在船旁，頗為馴擾。

文麟亦說出獲麟之事，彼此交賀。各師船齊集之後，龍、鐵二人又派梅仁、柏節、李信、陶忠率島兵二千名來會，擇於二十五日啟碇，進圖錫蘭、印度。並無兵船保護，諸軍登岸，直入落伽山。土人不知戰陣，慌懼異常。後知官軍意在除佛，便各放心。蓋島中亦苦僧人供億，又為回教所問，信佛不堅，俱各袖手而觀。喇嘛貪淫無度，不防官軍舍印度而先取錫蘭，山中寺院雖多，僧眾只有四百，自稱釋迦苗裔，仰食於人，歲收印度供奉，逸樂荒淫，別無伎倆，哪裡還敢拒敵？

至六月初一日，已至釋迦真身大寺，山川水秀，花木繁綺，禽聲歡樂，風景最為清絕，寺屋金碧輝煌，徑路紆折。龍、麟二人策馬前導，軍士緩緩而行，都覺爽豁異常。島兵島將，先前派過從行，在南洋如何辨理，熟悉情形，文龍即令跟隨，就在沿山寺院內駐營。

文龍、文麟近殿觀看，都是些金銅土木佛像，並無真身，當令兵上一打毀，設起火爐，將金銅溶化。殿旁一排大屋，藏起經卷，貝葉梵文，約略有四百多櫃，悉數盡燒。搜到後山一殿，門扇甚固。寺中僧人，此時逃得一個不留！兵士尋到山洞內，才有兩個小喇嘛蹲著發抖，揪將出來，令其啟門。小喇嘛不肯，文龍拔出寶刀要殺，始領至石壁上佛像旁邊，小山洞口，令眾人跟他進去。洞門闊止尺許，二三十步即覺開敞，原來外面扁鑄，是熔鑄成的，並無匙鑰，真身深藏在內。小喇嘛領了眾人進來，便即反奔，被鬆紋一手一個，揪住不放。龍、麟二人，看是三間正殿，中設大龕，白石腔子，遍嵌明珠寶石，前面供桌爐台，都是白石；再前，則大銅缸一具。萬倍人身。鬆紋立在桌上，望見燈火熒然，滿貯清油，知是長生燈，並無他異。文龍令眾人將龕內漆身起他出來，眾人皆不敢動手。二人心知其故，急抽寶刀，向龕中亂攪。那真身應手而碎，碌碌碌碌，跌了出來，約有一二百塊，單剩一個囫圇頭顱，滾於供桌之下。

文龍乃令留著頭顱，把些碎骨給拾起。後由鬆紋膽壯，近前捧頭，解下束身黃帛，將頭包起，掛在腰間，宛然三柄銅錘。諸人一齊出洞，即在寺中頓兵。將釋迦頭擺在正殿，縱人觀看，全島土人，把信佛之心，冰消瓦解。龍、麟二人料理諸事，分派眾人，各專職司，倒也頭頭是道。因慮印度之事，不敢放心。

誰知初八、初九，伏波、韋忠差百來報，印度王甚惡佛教，當下傳令國中，照著行事。先托建佛會，傳集有名位喇嘛入宮，禁錮密室；然後復逐寺院僧徒，逼令還俗。百姓有起而為助，幾日之內，都除得乾乾淨淨。十四日，以神亦來報。十六日，雲北、成全差弁同至，稟內情形，大略相同。二人知事已大定，擬留鬆紋夫婦及島將四人暫駐錫蘭，以收後效。

大氣大熱，南洋地近赤道，熇熇異常，錫蘭雷雨時作。一日雨甚，空中有龍，直下取水。二人適在後山亭眺望，俯視海中，龍首探水欲上，忽然兩巨物搏掣，隱約亦見鱗爪。此龍怒與相鬥良久，始脫身而上，天亦驟霽，二人相顧駭愕。

次日，文麟發書，令印度差員回報將暫時監督，於秋深一齊班師，自與文龍，諷吉七月初一凱旋。下船之日，海師稟知文龍：「那日雨時。有龍取水，船上兩條青龍，忽然不見，而止甫回；後隨大龜兩具，依著龍身，竟無去意。因試放板下去，兩龜蹣跚而上，即以巨籬盛置船旁。」文龍顧文麟道：「這也奇怪，那日亭中所見巨物，即是此龜；鱗爪隱隱者，大約青龍無疑矣。龜為靈物，必非無故而來，亦算是除佛瑞應可也。吾弟獲獻倒閉，合此二者，四靈已得其三，但少鳳耳。」

文麟道：「弟正忘記，前在庫車，父親諭函內曾說起，上元之夜，鳳弟同劉庶母上觀星台，測量紫微太乙相去遠近，忽有異鳥和鳴，集於台上。最後，兩鳥者如清磬，獨留不去。劉庶母識為鳳凰，令鳳弟相獻祖母，現養園中，常有百鳥來朝。如此說來四靈已全！」文龍大喜，命文忠、文信扛過巨籬，看那龜時，大異尋常，背上隱隱篆文；細極其紋，則九宮八卦，部位分明，的是神物！文龍暗忖：「皇上園中，獅象之外，本有麟、鳳、龜物，惟生龍不能致；今百家備有四靈，僭過苑囿，似非所宜；青龍頗知人意，回京時當再祝之，使分居御園為妥。」

二人功成域外，奏凱還朝，加以恩屬同懷，青年得志，兩舟維繫，輒復同居。有時縱談世務，有時密語家常，極友愛之天親，洵人倫之樂事！遂於八月初十日，安抵析津。先命四個內監，馳馬入京，報知府中。水夫人、素臣這一喜，也就喜到盡情。正是：

聯鑣科第尋常見，滅佛助勞曠古無。

總評

此篇為除佛之餘功，實則為除佛之正文。佛之起也，由印度而轉入西域，以至中國。是印度一日有佛，即中國人心中不能一日無佛；必使釋迦真身毀棄無蹤，然後佛之根株絕滅，可保無旋流之患。於是蒙古而西藏，由西藏而印度，以至於釋迦降生之處。木之長也，自本而及末；其萎也，必先末而後本，此理之自然也。活佛誅而西番響應，真身毀而大功告成。於是留印西之回部、歐洲之天主，以景日京濼濼而行為者，為素臣父子之繼。故日後日京一書為餘功，而此則猶其正文也。

素臣諸子，舉一可以例餘，似表龍不必定表麟矣。然子至二十四人之多，僅僅一表實不相稱，故以巡察三省、徵倭靖海諸回表龍兒，即以登狀元台及此數回表麟兒。麟主而龍賓，出師並記，而西征之事必詳於東略者，即此意也。且前回徵倭戰僧封寺，已伏此時之根。若再東西並敘，則文必重疊，閱者厭之到

蒙古之事特詳，西藏、印度與佛愈近，則禍事烈，事亦愈難。而庫車駐節，赫然而誅活佛一事，則自此而西，聞風解體，亦事勢所至者。從來除暴救民以有天下者，其人手必在緊要處所，本基既立，其餘以師徇之可也。故漢高五年而功成，明祖十年而事定，以大例小，可類而推。

或謂活佛既殊，自此而西，更南下印度，以盡於海，如王者之師分師徇道，而天下已自大定。然至於印度，而忽然疑慮，計破錫蘭，又是作者之好作波折耶？此非印度獨難也，以有錫蘭真身，而印度人必有所繫耳，必定印度，而後圖錫蘭，剛印度不易得手，而且坐失錫蘭；必如此而後印度，不討自服，此正行兵之軌道，宜有聲東擊西之勢者。觀於行抵東印度，而文龍之書自適緬甸徼外而來，其中調度者為誰？素臣兵法所以為一生之絕學歟！

佛教除而人心正，以人事感天和，而聯珠合璧之瑞彰，此機之應者也，故在元旦下貽一日。以人事盡物性，而麟鳳龜龍之類至，此象之驗者也，故在錫蘭成功之時，文之不可苟為也，如是！

以麟得麟，以龍得龍，理之當，事之偶也。而以鳳得鳳，此處無從插入之法；妙在於家書中得之，而偏一無痕跡，恰好此時補述。文筆如精靈古怪，不可以常情測之！